

TANYANKAIWENJI LUNGAO

谭延闿文集·论稿

下

刘建强◎编著

- 史事文字集结成书
- 前台湾政要为本书作序
- 谭延闿日记大陆首次公开

TANYANKAIWENJI LUNGAO

谭延闿文集·论稿 下

刘建强◎编著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延闿文集·论稿 / 刘建强编著. —湘潭: 湘潭大学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81128-778-3

I. ①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谭延闿 (1880 ~ 1930) 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0065 号

责任编辑: 王晓园

装帧设计: 闪电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湘潭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

电话(传真): 0731-58298966 邮编: 411105

网 址: <http://xtup.xtu.edu.cn>

印 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54.75

字 数: 1265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8-778-3

定 价: 198.00 元(上、下册)

(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)

中篇·日记（集粹）

1895 年

九月十一日

舍彼华厦，适兹浮鹢，时已十二点钟也。

用楚宝拖带，共五舟。同行者大兄、辅观、张子田，朱菊尊兄弟另一船与焉，上下四十余人。申正开行，戌正泊靖港，行六十里。是日也，匡省吾平希、曹安舅季岳、阎淮江皆或辞而去，或别于门。而李、黄、瞿、张雨珊、王益老、王惠泉、季师、李艺渊、藕亭、福姊皆送于舡中，迄展轮然后去。晚饭后，至朱舟中答拜，谈片刻，返寝。

九月十八日

大风起，浪如山，舟不得开。饭后，张梓田渡江定元和船，午刻归，言船甚大，房间华美，电灯满船，甚好。初巳刻，七哥来舟，余出见，殆言大哥渡江去。谈片刻，七哥言已派保源小轮送过江去。未正，乘抚署舆，与辅观同往，至署敬帅因另有客，未见，见七哥兄弟，黄秉钧同席，价藩、潞生约未到。席散返舟，已上灯矣。

九月十九日

天始明，即起饭，用保源小轮先拖坐船过江，余船随放棹顷刻已傍元和船，行视一周，房舱甚大，即与辅观登岸，岸步行至播喊，少坐，硯宾买洋绒罩。至亨达利，见西人（瑞士人）雷大利克，和藹可亲，能华言。张文斋，宁波人。买千里镜一（四十五元）、眼睛二付（廿六元）、爱合庚风枪一支（卅）、开来平色罗单响枪一支（卅六元）、已费百三元矣。初轻枪一支，辅晨购去（卅二元），且能折而为两，极华美，配子百粒。雷大利克以渠所用旧枪一支见售，虽不华，亦不两折，而准尚佳。雷君携至后院，试二响，穿檐瓦寸许。又试风枪，亦能洞木，所以试手法也。枪弹不足（百粒三元），以打鸟子足之为（百粒四元）。步行至天成亨，借洋二百五十元。亟亟小饭毕，乘轿至亨达利结账，三人共约一百九十元。硯续至，旋与之至播喊，复至亨达利，然后归舟，已上灯矣。舟中尽电灯，观书不俟然黎，即已了然也。余本居舟左侧，因太嚣，适辅辰恶屋小，遂与俱迁于舟右官舱，明敞甚妙，然余实非以房小而迁也。至十点钟始展轮东下，雷君两兄弟均在店中，人极诚信，临行握手，殷殷订别后期，且允为函致上海本号可交也。

九月二十三日

早，忽闻船订今晚开，不胜惊骇。是日女眷游花圃，大兄命余等随往，以不及候，乃随硯宾先至人和，俟大众来时随驰往。陈世彦同行至张圃，闻家督有违言，立与硯、陈驰往徐圃，食小点片刻。又至静安寺，观天下第六泉，水臭不可饮，泉涌如沸。石栏方形，约纵五、六尺，有「谈听处」三字。马车中见申圃，已寥落不堪矣。路值甫臣同女眷车，一瞬而过。至亨达利，见蔡买办，甚和平。购手枪一支（卅元）。气枪一支，甚精于汉所购，价贵未成。（廿五元，研托讲）。遂至人和，闻女眷已下河，乃往栈中，行李一空，大遭白眼。遂复至人和，至一品香番菜，复召刘伎至，陈召金湘兰，恶劣不歌。陈为研叫里王雪玲，色艺俱佳，甚可悦目。饭毕，至其家小坐，不值，反人和。闻有粤电，遂返舟。甫臣、白舟来，与陈某去。余二人无上舱，舱在船底，门外堆箱笼，房复仄，臭气逼人，殊不耐也。已而兄归，鲍家告委员、应子均、陈世彦、王仁凤、左琴仙均来送。翻粤电，则德人兵船因教事寻衅汕头，嘱勿搭其船也。此船甚劣，以其开迟，故附之。果知如是，何弗附美富法公司耶。

九月二十六日

浪巨如故，仍坐舱面，大兄亦时时出视。十二点钟抵汕头。见二法船，皆木质，早知其非为寻衅也。六点半钟出汕头，浪巨甚，予与研宾同坐其房，急出视，箱倒几压，乃归其房。予坐床上，彼挺门，门外烧酒油满地，气熏蒸不可当。急趋至买办谭满元房坐，浪益巨，渠以洋糖相饷，甚甘美。十一下钟始息。

九月二十七日

十点抵香港，形势绝佳，鱼雷船冲波而出，急如奔马。泊定后，知省中以广德、安澜、镇涛、伏波四船来，赵长青实至，乃乘小轮登安澜一阅。即偕文柏、委员梁兰泉耀曾同登岸，乘东洋车至博物院，粗览一过，中有兕牛及人猴、麟胎。十二点钟，院须闭门，遂急出。游公家花圃及王家圃，见驼鸟一、铁像一。乘舆至华人大餐房大食，复至六层楼，楼有机器车，升降极便，铺设之工，非所论也。上山火车本欲往乘，因有所阻者而止，遂返舟。即乘小划至广德轮，女眷、大兄均住在上。一刻许，坐洋划至安澜，并命子田襁被同居。赵长青留饭，大兄来，坐片刻而去。赵、张等饭毕，与梁同往广德，同大兄上岸。余三人乃携携管带并戈什登岸。浪大，划动，殊可怖。至东洋磁器店一阅，购加非器一具，又二具送五弟、肇甥。是仍本欲访东洋者，因不得问津而返，归船已十点矣。是日，英水提派兵官来，欲拜，大哥辞之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卯开行，辰起，则已离香港矣。虎门形势真天险也。路遇广庚，则四弟、佩之、兰亭、丙秋、王慎兄同来。安澜快，错过，渠等均登广德。十点，抵天字码头，见佩之

等，略一谈即乘舆入署。堂上平安，殊可欣忭。署中满衙电灯，诚不夜城也。

1904年

四月十六日

甲子。辰正，衣冠叩别两大人及诸兄弟，登沅江船，便过刘采九先生送至舟者，兄弟侄及王少泉、朱奋生、胡子靖。午刻展轮，同舟有戴遂庵、展诚，将往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，陈兰熏珙赴美国刘易斯会，便之德考察陆军，谈甚欢。又余季农肇度、曾翰丞，皆同往汉口者。舟中舱位甚絮，惟同室一余姓江西人，终日以烧鸦片为事，不顷刻离，臭气熏蒸，不能暂入，甚恶之。是日泊鹿角。

四月十七日

至城陵矶。午正开，夜十点泊汉口江心，仍宿舟中。与兰熏谈游学事甚悉，并云今日本已不重英文，讲学者类肆德文。兰熏能德文，兼通英文。同舟有教士一人，能华语，作中国装，与谈甚久。

四月十八日

偕棣老、连老、赵公乘划子运行李至江宽轮船，居官舱中即己亥冬侍家大人归时所居也。安排已竟，乃偕棣老至电报局发电。一告湘中，一约伯弢相见舟次。待甚久，司事人仍未起，起又不即视事，坐而吸烟阅报，意甚闲暇。促之辄努目，殊可恶，坐一小时乃得收电单。至播喊买一皮包，遂至协同庆见张允丞，读近日报纸，乃知日舰初濞、吉野皆沉没，海军势力顿减二万顿，可惜之至。饭毕，偕棣老归舟，适税司来视余所携茶叶、莲子之属，领而去。余因尾之，则大索船中司事人箱篋，得竹布十余匹，呼人携去，因复入余室，将尽携茶叶诸物。余因谓之曰：此区区例不纳税，然欲携去吾亦不惜。彼因足蹴诸物，吾又谓之曰：携则竟携，否则无得坏吾物。其人竟去。而司事者导之入暗隙，贿以钱，其人磔磔作鹭鸶笑，无复往时故态。既知，为余所见，因亦向余笑，遂去复来，操英语，指小指戒指笑，相语，意盖索钱，余不理之，亦遂去。而向所携去司事人竹布，则不知何时已取归，方一一纳诸篋中。于是司事人向余曰：客人但自顾行李，勿来视余辈，反相累。余乃悟，顷尾税务司时，司事者屡目余去，盖税司人前惭于得贿，不得不实力搜索。而复入余室者，所以报也。其人极卑下齷齪，何异今之关吏。仆人扣马，哗曰：洋人亦要钱，洋人亦要钱。彼不知西人之在其国非人人廉也，特政治修明，技无所施，其贪之性质固在，东来则入裸国矣，岂中国同化力独大哉。然此人得区区之贿，牺牲名誉以徇之，盖亦极卑下之人类矣。傍晚，余季农、曾翰丞、戴遂安皆登舟，陈兰熏已啗大贞丸，饭于酒肆而船已开，遂亦来同行。九点钟，船行，望隔江灯火如繁星，有光熊熊如炬者，则江岸铁路公司之汽油灯也。与兰熏谈至夜深始就寝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偕伯弢饭朱菊尊处。同乘车至下关，登瑞禾轮船，枚长先在，同居一室，陈兰熏亦来，见文道羲，谈甚久。

四月二十二日

十一点钟到上海，住大方栈。偕枚长游张园，遇戴邃庵、范任卿、梁鼎父、俞慎修，遂同邃庵、任卿过俞园少坐。有一猿族，意为猩猩之流，园中人谓之野人。又一虎，已惫矣。出至海天邨饭，饭后至春仙茶园观剧，归已子正。闻李佛翼送湖北学生往日本，至此同寓，遂偕枚长诣之，谈甚欢。包鸿卿来，不遇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卯初抵烟台。西正始行，烟台附轮者百余人，皆出自旅顺者。一包姓者言同出凡二千余人，始俄人不许出，继败于青泥洼，乃从通事请，人纳五元，纵之出，然不能出与不敢出者尚万余人。二千人皆乘小舟，舟皆帆船，凡二十余舟。至大洋，遇日海军，知为避难者出旅顺围，询甚悉，以数舰曳之至烟台海面乃去，此皆廿四事也。又言，旅顺面一石值十余元，华人留者皆为俄人迫作苦工。俄人每战必败，败归必尽闭华人门户，不许窥。一包姓者言同出凡二千余人，始俄人不许出，继败于青泥洼，乃从通事请，人纳五元，纵之出，然不能出于不敢出者尚万余人。又言俄人已用炸药毁大厂数四，其海军将士旦夕轰饮，自云旅顺不守，即拼命冲出，期与日舰同尽云。又言日军在馒头山西凡三十余里，兵数凡三千余，按不动云。

五月十七日

丑正即起，饭毕，偕枚长至东华门下车。志谨骑而从，步入左掖门。门未启，诸覆试宿朝房者皆未起，乃知过早，为志谨之仆所误，危坐辇路中。至天明门启，乃至中左门，又候至八点钟，始应名入，与貽重、次腴、枚长联坐。就卷作文，首行即误一字，已属数百言始觉之，觅监试换卷，久未来，更起草作文二篇，卷来乃书，幸不再误。枚长先出，予出已五点钟，次煌偕。是日得瞻太和、保和二殿，皆丹陛十寻，高阁周建，崇闳壮伟，蔚为矩观。惟更历数百栋柱，皆屡漆而剥，采画亦晦蚀，不称此壮阔。覆试在保和殿，殿中偏有细栽绒毯，设矮几，来试者皆以几为坐具，而别携高者。题由颐和园递来，盛以贡匣，书以朱。监试者呼予至宝座前书题，题为“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义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论。”予误书“外内”为“内外”，辄涂改之，乃黏诸柱上。是日，监试有裕寿师，又红顶者数人，皆年少，刘海圈松股辮，则不知为公欤，侯伯欤。（后乃知为□邸。）晚归，得六次家书。

五月十八日

发第九次书。写大卷二开。已刻赴湖广馆办团拜事。佩之、慎安俱往。同年到者二百二十余人。未正，四座师以倒数之次序先后到，衣冠危坐终日。酒罢，长沙师欲行，裕师以将看小杂戏，不肯即去，继又雨，于是四师皆留，至九点钟乃去。是日裕寿田师大欢，侔色揣称，声情颠倒，非复始来之严色正性矣。闻覆试揭晓，次腴列第一，予次三十七，长沙师颇讶之。

诸同年皆以不串叫天为恨，裕师亦言及之。遣人三往，许以七十八金，复曰今儿上园子，累着了，道儿上下雨，又不好走。遂终不来。排场之大，可谓乌珍矣。晚归，已一点钟。忙乱一日，甚不舒服，与佩之合请周桂坞、钟志谨、曾重伯于东楼，竟不及往陪。戏班名宝胜和，去贾二百四十金。

五月二十日

写卷二开，试新笔。枚初来，约同往政务处。将登车，长沙师遗来召，因诣见，乃知读卷未得派，派者皆腐败人也。长沙意颇不适，戒以勿言时务，再三丁宁，辞出已晚，不及入东华门，遂宿志谨家。夜大雨。

五月二十一日

寅正起，雨甚，志谨以羽毛褂、宁绸袍见借，冒雨入至中左门，凡会试名次属单数者由左入，反是入中右门。湘人惟王仲蕃在左。辰正点名入，例当随读卷大臣谢恩及跪接题纸，以雨故免，恭邸意也。题问察吏、强兵、理财、选士，皆极庸腐，稍整齐之，已正始写，至未正已毕。五开半，书甚劣，又前后大小不匀，甚懊恼，徘徊不愿复书，仅乃完卷，已申正矣。吾尝谓殿试犹强盗之斩首，女子之破瓜，皆一而不能再，虽误无可悔，今日之事是已。次煌书精力弥满，极合程度，必得高选。枚初行气胜我而字不如。次腴与吾等耳。南风不竞，无待余言。归家已上灯，许邓仲期来。

五月二十二日

发十一次家信，诣长沙师，直接驾，未得见。偕佩之访许仲期。荷生来。次煌招饮，偕佩之、慎安同去，遍历诸胡同。同席为张鸿年、张燕卿、伏元仪、佩之、慎安，又广东人，人归已三鼓。

五月二十三日

作朝考卷一开。戴邃安来，枚初来，同佩之至工艺局及英古斋古玩店，购青田章二枚。枚初招饭便宜坊，适周桂坞先生馈酒肴来，遂携往食。座有钟志谨、次煌、次腴、怡仲、佩之，贻仲先去。酒罢归，即寝。

五月二十四日

寅正偕佩之、慎安往听传胪，先过钟志谨。同乘马入东华门，过阙下，至西苑门，憩吏部公所久之，始入西苑门，坐柳下得览南海之胜。军机大臣偕读卷大臣立桥上，传宣前十名入内，知好惟次煌得与列，第五号为跟胪，甚可惜。散归，仍骑至东华门登车，所骑一红点子马甚小，然颇骏。过阙后，偶纵疾行数十步，觉耳后风生，甚驶也。得第九次书并帽檐，发十二次家书。赵芷生来，诣长沙师、阎芷师，芷师以吾不得前列，埋怨甚久，且言不送方卷，使收掌时摸索无从。回忆往时家弟为我求关庙签，有（当时只望成连理，到底谁知事不谐）之语，虽迷信家言，要亦讖也。晚归，杜莪生、次煌来，夜深就寝。

五月二十五日

写卷八开。所打彩票中二彩，末尾二字相同。偕佩之、慎安出游，邀次煌饮。

五月二十八日

大雨，辰刻应名人，与次煌、次腴、枚初同坐殿东檐下。题为「官所以养民，兵所以卫民论」，拨去浮文，悉敦本实疏，举场皆不得解，余作满卷，凡千七百二十八言。湘人作满卷者三人，貽重、枚初及余也。次腴作八开，将毕矣，起而吸烟，风旋卷入殿，裂之，拾得已不可救，然余劝次腴仍精缮完卷，出场已申正。诣长沙师，言次腴裂卷事。作第十三次书，并伯弢。廿九日，丁未。作书与子靖。向青来，张启后来。偕慎安出游。归，闻朝考列一等第一名。

六月十一日

发十八次书，言次煌借金事。谒见裕寿师、溥尚书、陈瑶圃侍郎、徐颂，相谈最久，中言庚子乱事最悉。归饭，复往谒李嗣香师、杨筱轩阁学、孙寿州、李鑫纯侍郎、希阁学廉、熙阁学瑛。归已莫，陈仲明来。

1908 年

十月

《永乐大典》百余本，皆以硬黄壳装，如今和装书式，长一尺许，宽八九寸，纸色黄白，质极厚，格皆朱画，字如指顶。每册末夹一纸，宽三寸，长与书等，有重写官侍郎嵩拱等銜名。其书皆以韵编，抽视四支、十八阳两本，如丧字韵下尽录诸丧礼，郎字韵下秘书郎、郎顗、夜郎，各以次附后。有诗文如郎官，凡诗文题有赠某郎者皆附焉，亦可怪也。《承天大志》二殊本，一宝谟纪皆嘉靖所作诗文，一礼乐纪则嘉靖时诸祭祀礼仪，亦朱画格墨写本，惟不用线，外用硬壳，每页皆反折，外视若今西装，展之则如册页，板心在折中，亦奇式也。《词林典故》稿本数十本，有总裁朱文正、英和摹修，

法式晋等画押字。《晋书》一本、《北史》数本、《唐书》二本，皆朱画墨写如大典，疑明时装。《图书集成》殿本十余函装，甚精，惜半残帙。

十月六日

余六时起，七时赴翰林院，无一人至者，乃独坐清秘堂。今署乃通政使改设，旧署已毁于庚子，惟存三额二碑，尚英使送还者。《永乐大典》旧存八百余册，今只百余，他书亦残毁，共以四柜储之。架上则石印《图书集成》，蛛网尘封，摩挲兴叹。见甲辰朝考卷，取视之，惟前十二名不与，乃抽取次如、枚长两卷归。已初，周学士爰诹至，久之叶先圻、陈云诰至，同出至堂外，吴德镇来，周不能待，辄呼行礼，遂跪墀中听宣旨，三跪九叩首。继至文庙、韩文公祠行礼。复至吏部，徘徊大堂甚久，后乃坐选司求贤科中。周杰忽至，旋又去，陈亦行。未正，一司员来宣旨，跪马粪，北向行礼，礼意扫地尽矣。出过杨皙子谈，顷之归。与刘召勤同饭。饭后，诣汪九，遇朱八，邀至李十一家，同饮致美斋，汪九后至。饮罢，朱去，余偕汪、李步游韩家潭，十一时乃归。

十月十二日

饭后出见乔茂萱，朽态可掬，点头晃脑，一点钟始去。至湘潭馆见欧阳伯元父子，又访周秉崧，值其出，乃至雨民室，谈久之乃归。得湘官电，乃以咨议局促吾归，立电谢之，拟明日偕汪九往奉天布置行李。健石买牛肉，共饮。上灯，赴朱八约，为履初饯也。汪九、仲贞、李子瑞、欧阳伯元父子、石帆先在，菜甚佳。两欧阳席半去，曾二直至席散始来。谈久之，乃各散。闻慈圣问太医张仲元以上病状，奏对不称，命选内务府杖，杖二十逐出。今日军机皆未叫起，曾二则云乃慈圣患腹泻，一夜十余次，吕用宾告之云。

十月十九日

早起食粥。以菊帅介绍往谒行宫，汪、陈、郭蕴明、熊伯群同往。初至祥凤阁，见高宗遗物极多，列柜百数，珍奇充斥。有珍珠明珠直四十万，珍珠褂、珍珠龙袍皆甚短，金钢钻镶刀、玉柄、腰刀、金盃及西清续鉴，每镜一匣（亦有两镜一匣者），紫檀为盖，名画为衬，多至数十。复登阁，古书画甚多，见山谷野水通津诗轴、赵千里《仙山楼阁》。赵子昂、郭熙、黄荃、仇英、唐寅画，叹为眼福。后历崇政殿、清华宫，至西宫宫皆卑小如寻常人居，闻东宫有十王亭，当时诸王会议处，惜未往。出至文溯阁览《四库书》，装缮皆精。遇一朝鲜人。出赴晏海楼，二萧、鲁粹生招。传杞、孙性询、陈、廖、周同坐，西餐也。（至陈列所，不得入，入口土场。）傅竹湘邀观剧天仙园。有女伶，谓之坤角。凡观《双官诰》、《乌龙院》、《错中错》三剧而散。归坐，麓樵来。晚与汪九至桂辛家赴席，西餐极精美。钱淦臣、张珍午同席，饮酒斤许。酒罢，畅谈至十二时归。

十月二十二日

五时饭，饭后登车，（仍头等，仆亦二等。）廖、鲁、熊送至车栈。初曙霜寒，风劲削面，乃入站。室有宁波钱宝深者，自言汉萍冶局委员，执礼甚恭。八时十分登车，西人附者众，汪九与一西人同室。余坐厅室坑中垂头而睡，忽已暝矣。与汪九同饭，去四元。体中甚不适，亦不乐多餐也。睡至夜半，汪九谓室中太热，余乃与易处，脱皮衣而寝，醒则至天津矣。（电灯不然，乃用油灯，可怪）。在车已闻摄政王之诏，知圣躬可危，然两见徐师皆不言及。闻宫中比有鬼甚厉，盖孝贞也，故慈圣恶处宫中。尔来鬼时作，至见声响。慈圣近病，喜怒不常，杖毙太监十数。一日，见被褥忽高起，亦大呼传板子打之。上病，仍在瀛台，后不敢往视。十九日，李莲英谓后曷往，云佛爷无命，李曰是在我，遂往，相持大哭，深感李云。

十月二十四日

慈圣崩于仪鸾殿，大行则瀛台，皆以吉祥椅舁入宫。初崩传各大臣入瞻仰圣容。及回宫，南皮扶轿，大哭不止，云两宫升进时皆极明白。连日人心惶惶，钱店挤倒数十家，前门人多如蚁，警察不能禁。闻慈圣语时，醇邸犹谦云，不如载洵子某。慈圣怒曰，你不要搅局。乃定。有某王者长跪振贝子前，请大爷栽培，亦可怪者。连日军机皆宿内廷。昨服周、朱方各一帖，早又进朱方，不适如故。晚更壮热，终日不出门，惟食粥三盂而已。枚初来，健石复设饮，余食馒头四。枚初去，与建石谈至二时寝。履初云廿二枢臣入临，今太后忽出问庆田，太后今何称，答太皇太后，然则我如何，曰皇太后。又顾醇何子已嗣穆宗耶。答兼祧大行皇帝。乃问庆，此皆东懿旨者乎。曰然，遂云我不能不谢恩，向御榻三叩而退。汪九亦闻有不殉即训之说。

十月二十五日

曾又云，廿执召见在榻前。慈圣问醇：汝有几子，曰二人。长者年几何，曰三岁。抱来与我。醇碰头辞，不顾。顾诸人云，摄政好，议政好？张对摄政好，云再说。罢退而内出片纸，即二纸也，醇入辞，不许。出而额坟起。及抱入，哭不止，大行皇帝见之大喜不置云。昨晚梦有人执帖求赏，不许则堕我于地，张口吹气于鼻唇间，醒捉之，似有物遁。此与甲辰在京大同小异，亦一奇也。九时起，稍愈，诣朱八，汪九先在。同饭后入东华门，（午奠太皇太后，）至皇极门外行哭临礼。礼极简单，门开，约略见殿中，行礼举哀，门外（三品以上在门内）则皆跪，三叩首乃哭，哭声断续如苍蝇，可叹。礼毕，同汪九、朱八、未进、黄泽安至宪政馆谈。三时复至皇极门，礼毕，至前清门（大行皇帝）行礼如前。退出，过朱八诊，复偕至汪九寓饭。晚，履初来，与左兰生奕局，罢已十一时。朱八车去，遂与余同车，余既下，遣送之归。

十一月九日

早起赴朱八寓，汪九亦来，遂同饭。入东华门，偕朱八至国史馆易朝衣冠，诒重亦至。因同入协和门、太和门，遇汪九，登陞上太和殿。殿基阔壮，殿台座及柱皆漆金画龙，兼陈景泰蓝瓷数件，极崇丽之观。百官至者益众，然衣制不一。有朝衣冠，有但花衣，即朝衣亦有貂有否且有自家即易朝衣来者。午初皇上登极，吾辈三品级山，行三跪九叩礼，乐设不作，闻殿中啼声甚大，摄政王立座旁扶持。礼侍捧诏出，登天安门楼，吾辈跪金水桥外听宣诏。满汉语各一时许，跪者皆欹卧殊不成事。楼上设铜凤，以绳由凤嘴悬诏垂下，亦类儿戏。余与朱、陈仍至国史馆易服，汪九旋来（于东华门外易便服），同出游各洋行。以时未至不开门，（入同仁医院，汪九配眼镜颇有理，）乃入古董铺候。二时入藤田及公义两家。藤田竹器甚佳，公义则皆西货。朱、汪欲买便桶，不得。出至朱八家，诒重已去，余亦稍坐。归，见陈澹然。又至汪九家，朱八来，设饌同食。左台生、兰生同食，夜十时归。

十一月十日

早起候车，九时始行。过兴隆长借皮桂，径至东华门。则大行太后初祭已毕，正烧物事，皆以木为几，帷口黄布，上迭绸缎卷，皆内务府备赏之件。粗疏极，入火即然，烧时举案并投火中，光烛宵汉，约数十几。因叹大丧之费内府赚多矣。闻各衙门所发白布疏如纱，质类纸者，开账皆六两一匹云。步至景运门，遇荣相乘马于夹道。出，见颂年立稠人中，遂不呼之。至国史馆画适朱八、胡定臣出，同至门外登车，遂易便衣。访钟志谨、玉初及龙十，归已三时。上灯，与建石同饭，饮一斤许，独坐醺然。汪九、曾二来谈，至十时始去。

今上八字，丙午庚寅壬午丙午。

十一月十二日

连日每早醒即吐痰一口，因步诣朱八诊，呼之起，共饭。谈至一时乃归。湘公司来长电千余言，一日夜始翻毕。曾二来，出示南皮电，顷之去。汪九、朱八、李士二相继来，坐久之，同出。余偕朱、汪视仲直疾，盖丹毒也。因同至汪九寓饭。左十、十二亦来，谈至十一时归，服药。连日皆不甚冷，树枝皆有含苞意，若春令然。公主、福晋至宗室男女，皆以黑绒加白袖上，形如马蹄袖而较长，清语名曰（阿翁）：慈圣之幸万生园，后妃皆步从，流汗相属，太监反有坐车者。遇座落非召不得入，至东洋式屋，召后入，云无污地，令爬入云。盖内监有云，日妇皆膝行，故召后入试，后出见妃乃有得色，可哀。

十一月十五日

早起过枚长，遇陈剑潭，遂至履初处谈，东寅、树人均来，遂饭。后偕履初诣汪

九，秉青先在，菊尊后来，至夜留饭。台生、兰生同座，谈至十时归。早有以青马来求售者。菽进言大行皇帝文笔雅饬，字类鲁公，尝有殊条交书房，故知之。戊戌以前母子和协，故正月尚有赌钱争输赢之事，后此则水火矣。慈圣赐一貂褂，令小监持住，令问大行云，扣子是金的，如是者百。大行怪问，则对以慈圣命。大行云，我分已至此，他人欲如何，我不敢知，欲我自如何则不能。又一次请安，赐食汤圆四，问佳否，曰佳。又赐四枚，复问，对如前。复赐四枚。如是者数，上不得已云，实已不能食。作色曰，汝不云佳乎。

十一月十九日

饭后至仲卣寓，见陈卓斋，过颂年，劭希在座。劭希子、靖来颂年邀同饮广和居，并约刘艮生父子至，谈极欢，八时始散。余至振吾处，谈至十时归。太医院院使张仲元革职，戴罪効力，因登极递如意玺，太后许以开复，次日谢恩，军机乃知，然无敢驳回者，窃诽而已。不经凤阁銮台，何名为敕，诸公正不读书耳。及姚宝生请，开缺后，令继禄请懿旨，太后置不答。逾日，姚宝生谢开缺恩，亦无明发，更不解诸枢何意。呜呼，国无人，无可言者。太后将移长春宫，内务府云修理无费，乃发内帑五万。太监云老佛爷时汝辈敢云尔耶。识者谓此皆垂帘之伏线。

十二月

文溯阁四库书

阁凡二层，经、史在阁下层，子、集在上层，皆楠木架，架上有某部、第几架刻字。每架四层，层置十余函，函有木匣，匣上刻钦定四库全书某部第几函某书第几函，皆用抽盖。书以绫为装，无钉线痕，盖粘着者，而至今不脱。每函数本，以楠木为夹，用绫带直束之，不穿孔。凡书面绫并带及匣上字，填色部各不同。经用淡青、史红、子绿、集浅蓝。架上陈列自一至数十，皆有秩序。

1911年

四月初十日

晨起，为同乡草递都察院呈。饭后，淮孙来，吴剑丰来，黄与之来，淮孙同汝霖出。午后，左台生、兰孙雇二马车，邀游万生园，与台生同车。至动物园，见一长人，八尺余，颈有瘰，用以守门，盖领袖动物者也。园中禽兽较戊申有减无增。遇次煌妻子来游。至植物园，憩幽风堂，登畅观楼，颇有风景不殊之感。怅触四弟同游事，不觉凄然。乃邀二左吃番菜。日晡，同南生乘车至剑石家。客则谷青、剑潭、次如、石顽、次煌、枚初、清飞、台生，菜皆精美。既散，与剑潭诸人说咸同故事。剑潭云孝钦本秀女，名蜡人儿，又言世宗杀塞思黑事。次如云顺治六年，周范□土殿试卷有皇父摄政王字，今在章一山处。十二时乃归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昨晚在健之处见所购宋拓《蜀石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各一本，有何趯叟、潘文勤题识，云以八百金得之。《周礼》为李乙垣物。尚有《公羊》数叶，在陈貽重处，属为设法。此次入京第一次得见瑰宝也。今早起极迟，归左宅饭。遂至西升平园浴，剃头且修脚，生平第一次也。归而桂孙来，受咸偕李春墅来，商明日呈稿。呼廖亚坡及文唐两人来任写，因留李、黎、刘饭。乘黎车赴仙樵、邃安。座有陈介石、俞子韶、徐惺斋、丙青、东寅、台生。席半，同陈赴松筠庵，组织政党开会也，到者数十人。雷奋、孟昭长互相辩论，至三时乃散，毫无结果。以明日须递呈，乃回左宅宿。汝霖连日以服药错误，神昏耳聋，且有谵语，盖伤风而服用麻黄、桂枝、干姜所致也。

五月二十二日

八时赴端午桥招，遇庆锡之、夏午诒、余东平、朗贝勒，谈路事甚多。欲托为发电，漫应之而出。至松筠庵，为人作字甚多。一时开会，议决后日递呈事。散后，同淮生至广和居，约台生、子云、味腴来饮。而经舆不至，余人谈至九时散。尚有全蜀馆一局，托味舆谢之。遂至朱八处，与谈路事。台生来，邀同看平安电影，与朱八同车往。入城，至平安公司，观者寥寥。遇左霖苍，除四人外，皆西人也。有二黑种人，可怕之至。电影即活动写真，皆设为趣事以娱宾，非实事也。中间以歌，则一人按一人手曲谱，昂头而唱，挤眼裂嘴，声如怪鸱，而拍掌如雷。后一西妇出，此人改装也，可笑。十二时，同左归。

五月二十四日

臭虫满席血满衣，为向来所未见。八时，偕诸人衣冠至察院递呈。总宪来，当门阅呈，有难色，呼同人至车前辩论良久，乃受而入。遂同古愚、洁珊、佛航归松筠庵饭。大雨，忽作万生园之想，乃呼马车偕三人往。雨止凉生，路无纤尘，游人寥寥。入观动物园，闻狮子吼，看人买象粪，百钱一团，云可治痔。遍游各座，入植物园，乃至来远楼饭，西餐，不能饱。出已七时，乃归。是日共费二十余元，与古愚分任之。于佛航他去。与王古愚、石辑臣、孙药池、王辅三、丁孟邻、袁絮珊坐树下。十一时，袁去，诸人谈至十二时乃寝。为联合会点定报告。以臭虫药洒床上。

闰六月初五日

早，步诣湖南馆，邀泽生、笏棠、俟园、甸候，同以人力车至万生园，见虎怒，咆哮甚烈。出坐船，至幽风堂，行万荷中，风摇苇浪，甚有野兴。憩良久出。历览各处，乃饭燕春园。又至闲壁博物馆看动物标本。有铜兽三，大钟一款，明去制也。饭后，遂出门。今日菜至不佳，去七两余，较番菜为尤贵也。仍乘人力车至剑石家，方病脚，留

写大字。晚，步至次如家，与同请何又伊师。以陈仲骞、陈亨、余亭伯、凌鉴清作陪。是日本约胡謩臣而竟不至，亦一奇也。遂至朱八处谈，台生亦至，谈至十二时归。

闰六月二十九日

十一时始起。学生王汝愚来。同台生饭后，过陈复心、完夫谈。遂至泽生处，坐甚久，乃至士元室谈，看写字。将暮，邀士元及其子任尹，其族人一哉。步至广和居小酌，将散而梅安来，复呼肴独酌。既罢，与士元同车，至梅安寓谈艺，甚乐。见一肥本《兰亭》，与定武不合，然宋拓，不知何本也。后有宋克跋，书法极精，类鲜于枢，不审何时人，当一考之。至十二时，梅安出酒共饮，宣化制蒲（葡）萄酒也。三时，乃同士元坐车归。车厂在烂面胡同，故先送余至寓，乃送士元返。连日甚凉，今早大雨后，秋益深矣。

七月初四日

云南李嘉瑗来。咏仪、道腴至，邀同往报馆见黄英伯者。一时，至姚一鄂家，集同门议阎世兄学费事。赵孝陆、关颖人、王炳宸、曲立斋四人到。议定后，看一鄂所藏假字画。散后，至湖南馆与士元立语，约看电影。乃赴朱八家，泽生已至，遂同饭。张仲直来。饭后与朱八同车，偕泽生诣盛大乌龟，夏午诒先在，哲子后来，言川汉改线事甚久。后乃到题，设席共饮。大约以望全入股为言，于米捐允作公积股，配销则坚执不肯，辩论良久不得要领。席终，略坐而散。遂同朱、黄至平安电影公司，赵一树误买头等票，较二等只多靠背而已。梅安、士元、任尹随至，同坐。有溜冰一剧极佳。散后晤志谨。仍同士元一车到寓，后送之归。

七月初十日

早起，坐人力车至泽生处，商往游圆明园。不及赴火车，乃各坐赢车去。行三小时乃达清华园。风光已入城，见晏开甲、邹吟秋，留饭后同步至圆明园。邹云有八柱兰亭、舍卫城，为前游所未至。乃以一老园丁为导，行苇中，时时阻水，跋涉绕越，惟行寿山脊得见园中全景。又重游西洋楼，竟不得至八柱兰亭。恐晚，遂出，兹游乃专为泽生，而所历尚不如前游为多，惟有可订正者。前游所见雕镂石柱，今知为承露人之座。又西洋楼在园北，自东至西作横列。前云西涛园东地不多，西则直接颐和园，望之十余里云。出门乘车至火车站，车中遇周毅谋，携杨笃生子及龚雪堂儿。至广安门，同泽生步入城，憩商品陈列所甚久，仍步归。晚，以人力车过剑石，共饮。十二时归。

七月十三日

八时起。步至朱八宅，同饭。泽生来谈，黄册安、易味腴、黎淮生先后来。泽生邀同游陶然亭。万苇挽日光中，颇有画意。出登东阜，看香冢，乃至龙树寺。败瓦弥路，

台榭无存，仅有一新成厅堂，工未及半，盖杨士让本欲新之，工半而死，故致此也。然所谓龙爪槐者，枝干甚小，无奇古之观。出过龙泉寺，见道兴和尚，导观所办孤儿院，讲堂、工室尚井井。群儿以手工造纸烟，尚敏速。寺有潘、翁诸人书最多，翁大幅尤精。游览久之乃出。归寓。稍坐后，出至湖南馆，见三代表，遇左九、霖苍、峙云、蜀鄂代表。诸人去，乃邀三代表、二左步至广和居饮。及散，至朱八宅，同步入馆，留泽生、丙青、次如亦至。诸人去，留谈至十二时出。过朱八，呼之起，少坐乃归。

八月初二日

朱八绝早出演礼。余与朱九、大武饭。广郭岳照来。)饭后、汪四来，炒饭食之。以汪四车迎林二至，同出游龙泉寺，见道兴和尚，导观斋舍。今日为孤儿院假期，遂不得见制烟、制履诸工艺。循览一周而出。雨后泥泞，去时大武乘朱八跟班马，吾与林二同车，汪四则人力车，车屡倾仄。归途余兄骑，五弟与林、汪三人同一骡车，至法源寺看佛牙、唐碑、唐槐。惧雨，遂至便宜坊，林二作主人。饮于平台，甚乐。归寓而仲甫来，谈至十一时去。林、汪亦继行。

八月初七日

七时，同朱、汪饭。饭后朱八、九一马车，大武、汪四一马车，余骑吁头，以瞎骡从，往万寿山，适兔合马又来看，乃同至顺治门大街，驻马看之，与吾马等也，吾马乃无小走又气性大，极费控御。至西直门外，则弟等候已久，淮孙亦以马车至遂同行。中途纵马甚疾如风，几至落帽。十时，至颐和园门外，金二先至，已说通矣，有一少年前导入园。左门大树森立，甲辰排班处也。入仁寿门，为仁寿殿，有铜炉龙凤，制作皆精。殿后叠石为山，从殿右入，行山石中，过玉兰堂，德宗旧居也。堂后为宣芸馆，则后居。右转为夕佳楼，德宗作书处，贴落尚如新。远望昆明湖，溶溶万顷，水木相映，有尘外之思。下楼，循湖边行，至乐善堂。门外高架如秋千，云悬大电灯，光烛全湖。入门有铜鹤大鼎，大石二丈许横列，薛荔羃之，圆明故物也。导者云殿中有鹤，启其钥则鸣，能致众鸟。出门左行长廊，依山傍湖，如长虹，凡百四十间，可百丈。孝钦常乘自由车于此。廊外古柏森然，皆乾隆时植。更前留清亭、寄澜亭、介寿堂、养云轩，更前为对鸥舫，泊舟处也。久之乃至排云殿，门外奇石十二象十二辰，珍木奇卉不可指数。入宫门，循殿右廊上，渐上益高（百又三级）至一石坊下，有高宗御书联语，有“泉声入目凉”之句。又上数十级至铜亭，曰封云阁，自瓦柱门窗无不以铜制，精巧绝。窗扉存者不及十二，庚子所遗亭柱侧有乾隆三十六年监造官题名，亦甚精好。从亭左下，更登百余级至佛香阁下，远望金湖小如潢潦，惜最上层不得登。更左行为廓如亭，转轮藏前有石碑“万寿山昆明湖”六字。从石洞中下，曲折幽邃有黑暗不见掌者，皆凿山为之。出憩殿后，望佛香阁，壁立数十仞石砌斜倚交互，望之巍然。旋由右下，行回廊中，至德辉殿。朱九从廊中，吾辈至殿上，从陛下，陛级与佛香阁级相等也。更

前，仍至排云殿，憩宫门外。导者复引观殿中孝钦油画像。乃出宫门，从左出长廊，制如前“特稍回屈”望见听鹤馆及数殿座馆“为旧时演剧处”鱼藻轩则垂钓处。更前，至石船上，凡两重壁，绘作大理石色，远望尚佳。憩息甚久，出望船坞“延旭楼未及登”导者云从后山归乃前行。过十丈亭，云有大石。故名，今太后所尝居也。山后凡二径，一由山下，吾辈乃从山上行。御路平迤，几忘登涉之劳。半山一亭小坐，高已如佛香阁。更上至智慧海，前有坊曰众香界，皆以琉璃砖为之，一砖一佛像，惜不得入。然已据万寿山之颠，前望昆明，右望西山、宝藏、玉泉诸胜。左见京城，后有圆明、清华诸园，皆在目前。迤迤下，山径回曲，不觉其高。过景福阁，至如意庄，竹篱茅舍，有平安馆、观农堂。导者言此孝钦庚子后作，日必一至，食窝窝头、粗粝，特雇乡人为之，示毋忘西幸也。下过益寿堂，入谐趣园，从瞩新楼入，别有天地。溪流泉声，清沁心脾。登楼，览全园，邱壑殊胜，不知外有大湖高山也。下楼左行，泉从山中出，喷薄如瀑，声如松涛，镌石曰玉茱峡。转而前行，为知春堂，回望楼前为涵虚堂。渡石桥，从石径出，至□□亭，在盘石上，前为楼，临宫墙，孝钦曾看宁会处。循故道归至入德和园，至颐乐殿下。殿中陈设如故，前为戏台三重，方十丈，最高处可望全湖，辘轳甚多，云演剧时神仙皆由空下，鬼由地出。两廊为赏王大臣听戏处，贴落尚存。仍从殿侧出，已在仁寿殿后矣。出宫门，朱八憩文昌阁下，吾辈循湖滨行，路傍宫墙，宽五丈许。约行里许，见铜犀，犀背为高宗御铭，篆刻既精，犀制亦工妙，惟尾断，后所续也。有石碑，则高宗御制诗。至八风亭，御诗皆刻徧上。前有长石桥，吾辈渡桥至龙王宫，即湖心岛也。朱九不能从，遂先返。吾辈登石岩，正对排云殿，下视湖中，游鱼可数，守者留坐不顾，与以钱遂返。渡桥，从原路归，云可二里也。遂同朱八、九出。此游于万寿山，已遍历昆明湖，则西岸未至，远望垂柳、亭桥亦得。大凡然每一憩处，守者辄奉茶，所费不貲。导者年十八九，云自小时来者，园中皆此辈，月钱才二千，皆属内务府云。余与漕生同车，偕同人至海淀万兴堂，朱八为主人。有栗子白菜尚佳。余觉胸满，不敢饮。今日凡步行二十余里，不欲复骑，仍同漕孙坐车归。汪四中道去，黎同至朱宅乃行，已六时矣。晚，与大武同朱八、九、保之、吉甫至玉楼春，林四请客。左九、十一、汪四、林二、蒋晋英、陈仲谋、胡汉园。既散，同诸人览陈列品。乃与大武步入大舞台，汪四、林二先在，林四、胡二旋来。《忠孝全》、《送亲演礼》、《百草山》、《翠屏山》、《红梅关》、《滑油山》、《长坂坡》，惟赵大鼻子、龚云甫、贾璧云尚佳。归已十二时后矣。

1913年

一月四日

早饭后至军事厅，遂至景桓楼见客。皆干求，者有柳大训、尤谬子、谷芍人在座，不能谈也。客罢，还办公室，则丁炳尧、刘大禧、徐鸿斌、刘清安先在。及去，而凤丹、叔贞、岸棱来。余至军事厅见谭学夔，复还饭。则彭与吾、郑人康、黄八、周来苏